

乡村记忆

## 揽山

朱迎春/口述 刘甲凡/整理

“揽(方言音)”,是胶东方言中的常用字,是“复收”的意思。那些年,生产队有句口号:“寸草归垛,颗粒归仓。”无论什么庄稼,收获后都要进行复收,用家乡的方言说,就是“揽”。如“揽地瓜”“揽花生”“揽土豆”;打谷场上的小麦、谷子、大豆、高粱,第一遍脱粒后,还要对秸秆进行多次“揽场”。我小时候,每年中秋节过后,还要拿出几天时间去“揽山”,那是孩子们最最开心的日子。

## 揽柞蚕茧

我家乡的村子,四面都是高山,只有一条颠颠簸簸的牛车路通向山外。山上多是茂密的柞树林子,一坡接着一坡。很早以前,就有村民以放养柞蚕为生。那些年,放养柞蚕是村里唯一的副业,有专门的蚕业队,由一些经验丰富的“老蚕官”管理,春秋两季放养柞蚕(春蚕茧留作蚕种,秋蚕茧用来卖钱)。好的年头,有的村民能收获几千斤蚕茧。

每年八月十五前后是蚕茧下山的日子。我们每天都紧紧盯着那几个“老蚕官”,转弯抹角地向他们打听,什么时间才能结束“蚕茧下山”的营生。至于我们为什么如此关心这件事,那完全是因为肚子里的“馋虫”在往嗓子眼爬。

那年头,吃饭没什么油水,一年到头肚子空落落的,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,只能逮蚂蚱、捉知了、挖豆虫来,烧着吃解解馋。和这些东西比较起来,蚕蛹可好吃得多。如果能弄几个蚕蛹烧着吃,那简直就是过年。

然而,不管怎么馋,也没人敢去蚕场偷摘一个蚕茧,生产队安排了专门的看山人,是一个“六亲不认”的老汉,谁都不敢擅自迈进蚕场一步。我们整天心心念念“蚕茧下山”的工作快快结束,就是为了能揽上几个蚕茧,解解馋。

这一天终于来到了,蚕场正式收山了。得到这个消息,我们兴奋地大呼小叫。几个发小凑到大伟家一商量,把书本倒在火炕上,背着书包、撒开腿就往山上跑去。大伟是个孤儿,跟着爷爷生活,爷爷从来也不关心他的学习,他家自然就成了我们的活动中心。

到了蚕场,我们便从山下开始,一字排开,弓着腰齐头并进揽山,就像电影镜头中鬼子进了地雷区一样,每一处草丛、每一墩梓櫟、每一棵高树都要瞄上几眼。一会儿工夫,就听到同伴大喊:“一揽了两个!”“这边高树上有三个!”随着伙伴们的大呼小叫,每个人的书包都被蚕茧撑得鼓了起来。等太阳到了“玉皇庙”头顶上,我们就要回家吃饭了,每个人都揽了几十个蚕茧。我们欢天喜地地一边往家赶,一边计划着下午从哪里动手。

看到我揽回这么多蚕茧,妈妈特别高兴,对我逃学的事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几句。在我一再要求下,妈妈亲自动手,用剪刀割出蚕蛹,在锅里淋上一点花生油,把蚕蛹倒进锅里翻炒起来。一会儿工夫,香味就在屋里屋外飘散开来。丢一个到嘴里,一嚼,口齿生香,至今还

忘不掉那个好滋味。

## 揽板栗

村东“石流水”那一片山坡,土质很肥沃,树木和茅草都长得郁郁葱葱。“备战备荒”那几年,村里林业队在那片山坡上种了好大一片板栗树,村里称之为“栗蓬”。每年一过国庆节,板栗成熟了,浑身裹满尖刺的栗蓬壳爆裂开来。林业队采回板栗,就堆在打谷场上,安排妇女去壳,然后用牛车拉到果品收购站卖掉。每家每户只能分得一点残次果,也就是解解馋罢了。

林业队采摘结束后,我们紧跟着也要忙活几天。与揽蚕茧一样,把书本往大伟家炕上一倒,背起书包、扛着大竹竿就往山上跑。

虽然林业队采摘时很用心,但那么一大片板栗树总有遗漏的。我们通常是两人一组:一个人拿着竹竿敲打,一个人弯下腰捡拾。我们这帮孩子一个个猴精猴精的,那些遗漏的板栗逃不过我们的“火眼金睛”。还有一些板栗散落在树下茂密的草丛里、山枣棵里,我们全然不管不顾,尽管胳膊被划破出血,也丝毫不减一往无前的劲头。

上蹿下跳、连喊带叫,半天的工夫,我们一个个都累了,肚子也开始“咕咕”叫。就按照事前的计划,我们在山脚下的平地里,把从大伟家带来的铁板用石头支起来,把板栗在铁板上铺开,把收拢来的松柴在铁板下点燃。随着铁板慢慢变热,我们就用树枝不停地拨动,时候不大,就听到板栗发出“噼啪啪”爆裂的声响,那就是告诉我们板栗熟了。把满满一铁板板栗掀到地上,一个个就猴急地抢着开嚼了。这一铁板板栗还没吃完,麻溜溜地又把铁板重新搁好,再倒上满满一铁板板栗继续烧烤,直把一个个都吃得打了饱嗝、成了黑嘴小老鼠才罢休。

采摘的板栗一次是吃不完的,我们就装在篓子里,悬挂在大伟家厢房的木梁上存放起来。过几天就拿出一些烤着吃解馋。每年板栗成熟的季节,我们都会举行几场烧烤板栗的聚会。回忆起那些欢乐的场景,那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“儿童节”。

## 揽猴毛草

“猴毛草”喜欢背阴的环境,一片片地生长在背阴的山坳里。猴毛草抗旱性能好,耐瘠薄,附在地皮上爬着生长,能长到一尺多长,柔柔的和

头发差不多。

“猴毛草”燃不起火苗,不能当柴火烧火做饭,但却是包装苹果最好的材料。现在的苹果都装在纸箱里,还要套上泡沫包装袋。早些年装苹果,都是用棉槐条编的果筐,里面衬上“猴毛草”,避免苹果受伤。

每年一到摘苹果的季节,果业队的人就会带上镰刀、草包,到那些“猴毛草”长得最茂密的山坡挥舞镰刀收割,几天的工夫就把村果业队包装苹果所需的猴毛草备足了。

这个季节,学校都要搞勤工俭学,除了摘松球和拾柴火,再就是割“猴毛草”卖给供销社的果品收购站。长势好的“猴毛草”都被村果业队割完了,我们只能去那些他们遗漏的边角地带,东一簇西一簇地揽。

每次上山都有老师带队,严令我们不得穿塑料硬底鞋,更不准到危险的地方去。那时村小学只有一到五年级,最大的孩子也就十三四岁。大孩子每人带一把镰刀,拎着篓子,那些八九岁的小女孩,有的居然拿着割韭菜的破菜刀。

山坡陡峭,“猴毛草”滑溜溜的,一不小心就会摔一个腚墩。这时我们才明白,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穿塑料硬底鞋,是怕鞋底太光滑,滑倒。

太阳靠近西山顶,老师就会吹响下山的哨子,我们麻溜溜地往山下跑。尽管收获有限,受伤的还真不少:有割破手指的,有磕破膝盖的,却没有一个孩子叫苦,大家都想在老师面前表现出勇敢的样子。

集合完毕,我们就排着队回学校。一路上,“日落西山红霞飞,战士打靶把营归”的歌声传得远远近近……

这些往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,每每回想起来仿佛犹在昨天。前几天我和发小聊起这段往事,便想写一篇小文章,却不知道“揽”字怎么写。查遍《字典》和资料,始终没找到确切的答案。情急之下,请教了资深的文史老师,心中的疑惑才得以释怀。

按照老师的解释,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全国的文字,却没有统一语言。先秦已有的各地方言不仅没有消失,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刘邦立长子刘肥为齐王,“王七十余城,民能齐言者皆属齐”,就是以方言为条件来划定封王地域范围的。

普通话被定义为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、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、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”后,太多的方言,包括胶东(牟平)方言就成了字典上查不到的字。由此看来,没名没分的“揽”字,只能继续这样写,再加上个括号,注明是方言音。

往事如昨

## 牟平烧烤

于建章

在烟台,说起烧烤,人们几乎公认牟平烧烤口感第一。

记得1983年,我读初中二年级时,牟平城区已出现了烧烤羊肉串。那时候,不是在大街上架起炭炉现烤现卖,而是在家里烤熟后,装入保温箱,再把箱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,如同当年卖冰棍的小贩一样,沿街叫卖。我一直记得,当时有一个人常年在牟平城区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羊肉串。他叫啥名字,我不知道,只知是一位四十出头,身材魁梧的男子。

说是羊肉串,其实也有猪肉串,因为新疆的羊肉串真的是羊肉,传到我们这里时,猪肉串也被叫成羊肉串。当年每串约有二两猪肉,和现在比起来,算是大块肉了,一元钱5串。此后几年,牟平城骑自行车叫卖羊肉串的个体业主又多了不少。

每天放学后,我和同学邹珉第一件事就是在街上买一块钱的肉串。今天他买,明天我买,我们俩一起分享。记忆中,那时的猪肉真香,因为是放在保温箱里,肉串不烫也不凉,拿出来后,用嘴擻下来一嚼,满口留香,油汁会顺着嘴角流下来。过了几年,随着牟平开办夜市,售卖肉串的方式大有改进。

夜市位于牟平城区的文兴路。在路南头,每当夜幕降临,一路摆开,有十余家烧烤摊位。摊主们架起烧烤炉,引燃木炭,现烤现卖,烧烤的生意就在烟火中开始了。这个时候的烧烤品种就丰富多了:有羊肉、猪肉、猪腿穗子、鸡脆骨、鸡胗、火腿肠、海鱼、鱿鱼,甚至牛肉、驴肉都上了烤炉。特别是夏天的晚上,会一直营业到凌晨。

干烧烤其实是个辛苦差事,我熟悉的一位业主说,早晨很早就要去市场批发新鲜食材。烧烤绝对不能用冷冻的食材,那样的口味很差,会失去顾客。买回来后,夫妻俩一起忙活着切割食材,然后和雇员一起动手,把烧烤的食材用竹签或者磨有尖头的车辐条串起来,最后放入冰箱保鲜,等待晚上出摊烧烤。夜间经营烧烤的,一般都是夫妻俩,不用雇人,可是在前期加工各种肉串时,一般都是要雇人的。

如今,牟平的夜市已撤了,退路进厅,在室内经营起了烧烤店。目前,在牟平城区有50多家烧烤店,外地来牟平的客人一般都要尝尝牟平的烧烤,夸张点说,没尝烧烤,等于没来牟平。

牟平烧烤这一小吃,以经济实惠、唇齿留香而深受消费者喜欢,很早以前就在烟台遍地开花。芝罘区、莱山区、福山区都有很多烧烤店,不少烧烤店挂着“牟平烧烤”的门头,好像唯有牟平烧烤才是正宗的胶东烧烤。